

沉舟

【二位老记者的手记】

◎ 孙玉坤 著

東方出版社

沉舟

【二位老记者的手记】
◎ 孙玉坤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舟：一位老记者的手记 / 孙玉坤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60-4391-5

I. ①沉…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899号

沉舟：一位老记者的手记

CHENZHOU:YIWEI LAOJIZHE DE SHOUI

作 者：孙玉坤

责任编辑：陈鹏鸣 翟金明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12月 第1版

印 次：2011年12月 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4.5

字 数：4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4391-5

定 价：48.00元

发行电话：(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销售中心：(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鬼窟夜谈	1	谋官心切	197
到灾区去	7	石棚论道	207
笔下风波	15	心秽情移	215
必须有钱	27	代人受过	229
都伸手要	37	金迷官狂	241
山中见闻	49	各哭所失	251
一筐拳菜	59	品梅论字	261
西山秋游	69	祸起伪金	273
劳模之争	79	选官任官	283
出售遗骨	89	乐在西天	295
愿君无权	103	真真假假	303
在省城里	113	夫离妻异	311
有中生无	123	人格国格	321
无假不富	133	钱网难出	331
千人来信	145	两种绝笔	343
贿品展出	155	谎言世界	353
考核交易	167	遁入空门	365
儿子的心	175	还我权啊……	379
大开眼界	187		



鬼窟夜谈

1

现在想来，我还胆战心惊，后怕异常。那天夜晚，我怎么住进了那个山洞？听一个也不知是人是鬼的老者讲了半宿故事。

那些故事是真人说鬼话，还是真鬼说人话，到如今也弄不清。不过由于职业需要锻炼出来的一点聪明，我当时把他所讲的都准确无误地记入脑海。此时重温起来也很有意思。

记得那天是七月二十五。我去白云山傅庄村采访。山路崎岖，不能行车，进山来往要步行四十多里。采访完毕，我想快点转回到乡里去，好搭明早晨七点的班车回省城发稿。

我沿着一条盘山小路正自走着，骤然狂风大作。抬眼一看，风拥着浓墨似的云块在天空奔驰挤撞，刹那布满了空间，直往下压来，像是要把大地压碎似的。要下雨了。我看看前无村后无店，心急如焚，疾步如飞。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随着一阵隆隆的雷声，落起了瓢泼大雨。闪电越来越紧，像条条金蛇在空中乱窜，雷声越来越响，像万千战鼓在头顶猛砸；雨也越下越大，像无数鞭子抽得人喘不过气来。我想不能在这渺无人烟的旷野中停留，无论如何要前去找一个村庄避雨。

转过一座山，走在一个数围粗的大树下，忽听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一个水桶粗的树枝被雷劈断落到我面前，差一点把我砸得粉身碎骨。我胆怯了，寻思自己是走进了雷区，再走会被雷击死的。可不走又往哪儿去躲避呢？我正自心急火燎，倏地闪光照耀中，我发现不远处有个石棚，便忙往那里走去。

来到石棚内，我吁了一口气。脱下衣服拧干水，挂在石棚壁上晾着；又拉开塑料提包，还好，包内没进水，笔记本、材料纸和备用的衣服完好无损。我掏出衣服穿上，舒服多了。便坐在一个石凳上，望着外面哗哗如注的大雨，盼着赶快风停雨住，我好赶回乡里去。



“先生，你从哪里来？”我正对石棚外注视着，忽听身后传来了问话声，吓得我心里咚咚直跳。扭头看时，是个白须白发的老人。他皱纹交错的脸膛上溢露着慈祥的表情，一双深陷的眼睛放射着睿智的光芒，微笑地望着我。我镇定一下情绪，心平静了下来，便如实地回答了他。

“这儿很冷，会着凉的。”老人关切地说，用手往左后侧棚壁一指，“走吧，到里面坐坐。”

此刻我才发现左后侧棚壁有洞口，便起来随他走了进去。石洞不大，有十五米见方，靠北墙用干树枝叠起一个床铺，床头一个石凳上放着一捆蜡烛和一摞书籍。在左洞角还垒有一座锅灶。看来老人是把这洞当做家住的，我不由好奇地问道：“大伯，你怎么一个人住到这儿？”

他长吁一声说：“唉，人心不古，天良泯灭！我不能为儿子媳妇挣钱，被他们赶出来了，没地方去，就来了这里。不过也好，这倒落得清静。”

我十分同情老人，说道：“您可以诉诸法律嘛，儿子赡养老人是法律规定了的，他们应该为您养老。”

“唉，老子告儿子有什么意思！”老人叹口气说。稍停又道：“我老矣，生亦不喜，死亦不悲，无怨亦无恨，宁静淡泊以乐天年！”

他俨然似化外之民。我看看他，又去翻了翻他的书籍，都是些老庄之学和讲求练身修道书籍。噢，他是一位道家。

我正翻着，老人拿一本《黄庭经》送到我面前说：“你看看这本书，很有意思的。”

我接过来翻阅着，不禁入了迷。看完书中的“内景经”篇，我忽然想起该走了，便放下书本，走出洞口看看雨是否停了？

到了外面，我朝石棚门前一瞅，闪电还在乱窜，雷声还在轰鸣，狂风还在怒吼，大雨还在倾泻，似乎要下个天塌地陷不罢休。我焦急地看看表，时针已指向六点半了。怎么办？看来要在这儿过一宿了。

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痴痴地朝外凝望着，果真如我预感到的那样，大雨一直下到天黑没有停息。没法子，我又回到了洞里。这时老人已燃起了蜡烛，还烧好了饭，备好了菜。饭是大米粥，菜是腌制的野韭蒜。他热情地招待我吃了饭。饭后又让我坐在床上，拿被单给我盖住腿，说是山洞潮湿，别得了关节炎。

我很感谢老人，说：“真不好意思，今晚来打扰老伯！”

“同是天涯沦落人嘛，何必客气！”老人笑了笑说，“只是你在城市住惯了，这儿山静夜寒无可消遣，怕不适应吧。”

“山静夜寒倒不怕，”我解释道，“只怕耽误了我明天回去发稿，报纸等着用呢。”

“噢，你是记者。”老人如梦初醒地说。迟疑了一会，又道：“你们搞新闻的，总是嗜新如狂，拒旧如敌，其实有些旧闻也很有意思。我有许多旧闻故事讲给你听听，可以吗？”

我寻思洞中寂寞，长夜难眠，让他讲来听听，倒也可排遣无聊，便点点头说：“可以，老伯，您讲吧！”

他见我乐意听，很高兴，说：“这些旧闻故事，我也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还要声明内容纯属虚构，世人且莫对号入座。总之，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万勿信以为真。”

我说：“我理解您的意思。”

于是，他便一个接一个地讲起来……

2

这老人非常健谈。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我兴味盎然地听着，一直讲到半夜。讲完，他问道：“我讲的怎么样？你不要以为有些地方荒诞不经，其实它是科学。如果你有兴趣把我讲的逐一报道出去，甚至写成一本书，也会有很多人愿意看的。”

我细细品味了一会，说：“我不以为荒诞，您讲的绝大部分都是社会现实，但是您把我们党的有些领导干部说得太品质低下、太腐败了！要知道他们大多数人都整天都忙忙碌碌地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四化’建设，搞好社会治安等等，都做出了很大成绩。正是由于他们的伟大贡献，我们的国民经济才能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才有较大提高，国家才能日渐富强起来。可是您很少讲这些，很少讲他们的先进事迹，却讲了他们大量的阴暗心理，大量的恶行劣迹。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强调进行正确舆论引导的，与您所讲的相悖逆，您叫我如何报道，如何写成书呢？”

“我并没有否定他们的成就，我讲的是问题，”老人分辩说。“咳，你们当记者的，只长了个向前看的眼睛！坚持正面报道、采写先进事迹、宣传党和政府的伟大成就简直成了习惯和癖好！当然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我以为同时也研



究报道社会问题，才能算是个完全的新闻工作者，如果你们能回过头来，向后看看，采写一些社会存在的危险和弊端，特别是把那些劣迹斑斑的官吏们曝曝光，给人提出一些社会教训，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样能推动社会前进。这样群众对你们也会以青眼相待。”

他看我默思不语，犹豫了一会，又道：“你不要怕，拿出你记者的责任和良心来！我看你是位老新闻了，你写了大半辈子成就，就这一次偏离一点点政治影响力，实事求是地写了点社会上存在的严重问题，难道就会因此受到批判、责难不成？要是那样，这个政治影响力不是太虚弱了吗？况且，现在也经常有些坏人坏事在新闻上曝光。”

我解释道：“曝光是曝光，但是角度不同。我们的新闻……”

他截住我的话说：“角度，什么角度！西施、杨贵妃的漂亮脸庞，从风流男子的角度来看，如花似玉，令人心羡神慕，而从豺狼虎豹的角度来看，那不过是一块白嫩好吃的肥肉。你所说的角度就是这样。揭露社会弊端尤其是揭露那些贪官污吏，你轻描淡写，找出很多客观原因替他开脱回护，从好心人的角度来看，是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使人们坚定前进的信心；从坏心人的角度来看，则认为无人敢暴露其凶残，党和政府愚蠢可欺，瞅好机会可以大捞一把。”

“我承认您说得有道理，”我点点头，明白地告诉他说，“但是您讲的那些故事，确实把社会弊端说得太严重，有些简直是骇人听闻，有损于我们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

他以研究的目光看我一会，说道：“这你就不懂了！光愈烈影愈浓，流愈速涡愈多，山愈高谷愈深。有些人正是拿着党伟大光荣正确的牌子，把自己当作党的化身来办坏事、搞腐败的。敢于把这些人的真面揭露出来，不更显得党光明磊落和伟大光荣正确吗？不然危险就存在于党内，将来国家出问题也必然出在党内。因为如今有不少党员大吃大喝成瘾，收受贿赂成瘾，游乐玩女人成瘾，挥霍贪占公款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他们大搞权钱交易，大搞权利租赁，办任何事情没权没关系没钱都办不成。群众对这些现象评议骂骂不休。酿之也久，发之也烈，祸之也重。若是久拖不治，或仍然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啊，其兴也勃焉，其败也忽焉。如今行贿纳贿索贿勒索之法机巧百出，几乎是无贿不办事，无礼难见官。这个腐败问题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时候了。

我思索着，不禁发起愁来：“唉！问题的确严重！可怎么办呢！……”

“曝光，偏离一点政治影响力的曝光，”老人接过我的话厉声说，“曝的重些，狠些！对那些成天陶醉在成就里、酒桌上、金钱中，麻木得不知姓甚名谁的人猛击一掌，击得他眼花缭乱，击得他猛悟过来，从自身做起去真正地、全面地惩治腐败，倡导廉政，而不是喊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发表在报刊中，或只搞一点反贪击贿点缀，抓几个腐败的典型和玩数字游戏。”

我点点头说：“你让我想想。”……

3

第二天早起，风停雨住。我辞别老人来到了乡政府。

当我向乡的领导同志谈了这次采访的经过，并说起昨晚临回偶遇风速雨骤，受阻于山路上，住在那个山洞时，忽见他们都溢露着异样的目光，惊愕万状地说：“你怎么敢住那个山洞？我们这儿都叫那个山洞为鬼窟。当地人常在夜晚看见那儿有鬼火闪耀，还见到一个白毛老鬼出入棚洞中。这一带是谁也不敢去的。尤其是夜晚。”

我听着不禁毛发悚然。昨晚我真的遇到鬼了？他热情地招待我还讲了半宿话，是人耶，鬼耶？仔细想来，他讲的那些故事似是荒谬，确有些悖常逆俗，与我所接受的领导者和理论家的名言大相径庭，对照起来真像鬼话连篇。

不过我想鬼话也常能引起一些好奇者的兴趣，而且人在受到迫害和巨大刺激时也常说些不近情理、冲出领导者和理论家界定的大实话。就此而言，悖负常俗并非全错。

基于这一想法，离开这个乡后，一路上我认真地回忆了一番。回省城办完事，我向几位知心朋友讲起来，不料那些鬼话倒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听后说道：“你读过刘彻《求茂材异等诏》吗？那个老人可能就是刘彻说的那种厮驰之士。他讲话不遵礼度，确是社会存在，而又忧国忧民，可见其蕴含之大，用意之深。你应该将它整理成书稿，能印出则印出，不能，在我辈中把玩，领略一下鬼话风味和冲出常理的奇趣，也未尝不是一乐！”

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是。一生中好容易有这个奇遇，漏掉了太可惜。若是将老人所讲摘其要，删其繁，加以润色，倒也是一部能引人入胜的书稿。可我又躊躇起来，说道：“那是听之于鬼的话，书稿写成后以什么名之呢？”

朋友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的说叫“曲线反腐”，有的说叫“鬼窟夜



谈”，有的说叫“记者实录”，有的说叫“权钱之祸”，有的说叫“公开的内参”，有的说叫“强光下的浓影”，有的说叫“病木沉舟”，有的说叫“酿之太久”，有的说叫“但是以下”……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很贴近鬼话的内容，便道：“我先写出来吧，暂不定名。”

大家点头同意。

于是，我着笔。

到灾区去

1

傍晚，被夕阳拥抱着的小清河，悄无声息地流入靠山市。灿烂的晚霞亲吻着粼粼的河水，使涟漪变成碎金般的彩光。归鸟点点映上水面，游鱼阵阵银鳞光辉，给小河平添了落日熔金的诗情画意。

小河畔一株老槐树下伫立着一个姑娘。她二十一二岁，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圆圆的脸庞略施脂粉，薄薄的嘴唇微现涂红，透露着一种高雅、潇洒的神韵。一双新月眉下两只长长的慧眼闪着敏锐的光芒，像是在探索世界，研究人生，观察未来，同时也显示出了职业的气质。

这姑娘名叫谷岩岩，是省《大潮报》驻靠山市记者站的记者。她原是学中文的，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大潮报》工作，在报社当了两年编辑，觉得当编辑太脱离实际，硬是要求下站来当记者。她来这儿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有两篇很有分量的通讯见报。人们看她出手不凡，都觉得她是个才女，很器重她。

今日是星期天，她一个下午都在屋里看书、练字，觉得有些心闷脑胀才来到这儿，想让凉风吹吹，散散心。她凝视着流水中的游鱼，看它们一阵阵游来，一群群游去，凭着游技和力气争先恐后，谁也不愿垫尾，似乎急着游出小河，去跳龙门，入大洋，化龙成蛟，腾云起雾，跃入天国。它们正游着，突然有两条鱼首尾相接，横起身子，嘴咬尾打，阻住了同类，害得不少鱼避祸远遁，停止前进。

看到这里，岩岩不由寻思：人类社会何尝不同它们一样？大家结伴而行，凭着力气和智慧去寻找美好的乐园，力求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行进中也常有人像横身之鱼那般恶蛮狠毒，无理地阻止人们前进。他们或依仗权势巧取豪夺，或斗狠逞强杀人越货，或阴险狡诈夺位骗财。唉！横身之鱼比起他们望尘莫及啊！……

她正自忘情地思索着，忽听有人唤声“岩岩”，抬眼看时，却是记者站的老站长刘荪草拿着本书从南边走来。

这刘荪草年约五十多岁，高挑身材，瘦削面孔，虽历尽人间沧桑、两鬓斑

白，但从他那高高的颧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棱角分明的口鼻来看，仍然溢露着刚毅豪强和不媚俗不随人俯仰的神态。他笔耕四十个春秋，神思敏捷，业务娴熟，来这儿驻站已经二十多年。由于他顽强地防卫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不会“适应”社会，不行贿送礼，不巴结权贵，而且还非常鄙夷那种行为，所以，虽然上上下下都知道他为人正直，笔力雄健，回报社足可独当一面，然而谁也不愿重用他，提升他。而他也乐得在此毫不费力地完成自己的报道任务。他常不无嘲讽地自诩为“闹市中的隐士”。他工作之余常来这小河畔或读书或散步，不愿多与人接触，尤其是那些势利小人。

“老站长，您也来这里了。”岩岩说着起步迎上去。她很敬重老站长，不光是他的业务能力，还有他的人格。

老站长应了一声朝她走来，他们在一丛翠竹旁相遇了。停下脚步，岩岩拿过老站长手中的书看了看，是一本《后汉书》。问道：“听说您常看历史一类的书，是吗？”

老站长看岩岩一眼，说：“是的，不过也不尽然，文学书籍、自然科学书籍我也看，只要是能看得懂的。干咱们这一行的知识面要宽，不然就不能胜任。比如去采访农学家、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等等，你连这些科学的一般知识、术语都不懂，你就不能写出稿子来，勉强写出也是漏洞百出，发表出来让人笑话。当然我说的是当一个合格的记者，滥竽充数者除外。如今社会上滥竽充数的记者特别多。他们依靠关系弄个文凭，实际上狗屁不懂，连嬴政、刘彻是哪朝人，《封建论》、《后赤壁赋》是谁的作品都不知道。他们当记者只知捞钱混日子，没有理想，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这种人我们不能做，那就要多读书来丰富自己，光依靠在学校学的那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老站长这番话，岩岩听着很受启发，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她以前接触的少，学得不多，决心今后每天要抽出一定时间学习补上。于是，说道：“老站长说得很对，我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您能借给我一些书读吗？”

“可以，先借你一本《天演论》和一些农业科学方面的书籍。农业报道在我们市占有很大比重，懂得一些这方面知识有利于工作。”

“那我晚上就去拿，”岩岩说着看了看手中的《后汉书》，“你在看强项令董宣传吗？”

老站长点点头。

“董宣是个酷吏吧，很厉害的。”

“《后汉书》上是把他列入了酷吏。”老站长解释道：“其实他是个除恶务尽的官吏。对那些害国害民的犯法者，即使是皇亲国戚，他都绝不容恕，而且他敢作敢为，强硬异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向恶人屈服。这一点就很让人敬佩！”

“是的，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来信家奴滥杀无辜，他就敢在厦门亭将其格杀。事后又不听光武帝的话向湖阳公主赔罪。这就很值得当今的大小官员学习。”岩岩赞同地说。稍停，又道：“当今有不少官员都是对上级奉若神明，对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凡是沾点亲带点故者都不敢得罪，而且还不管能力大小有无劣迹恶行，只要上级微示其意就提拔重用，这与董宣实难相比拟。”

“是啊，就是这些人还常口口声声批判封建主义。当然封建主义是应该批判的，可他们做的事连封建社会的官吏都不如。口是心非，搞变相的封建世袭，怎能服人？”老站长说着生起气来。片刻，又有所悟地说：“岩岩，上午市政府召开的乡镇企业新闻发布会你参加了吗？”

“参加了。”岩岩答道，“他们要求报道一下，可我觉得没法写。他们发布的数字比去年同期翻了五番。有几个同行也说这数字虚头太大，报道出去群众会骂我们的。”

“要是那样就不报道。我们是《大潮报》的记者，不是靠山市的记者，不要他们说什么都报道什么。我们驻地记者，对当地政府的态度是不即不离，不能随着他们转。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老站长说到这里觉得意犹未尽，又慨叹道：“唉！如今有不少领导在成就面前头脑发热了，忘乎所以了，虚报浮夸，往自己脸上贴金以求得上级的赞誉和提拔。更可悲者，有些地位很高的领导，明知下级汇报的数字是假的，夸大了的，可他还得相信，还得表扬这样的下级。”

已从事两年新闻工作的岩岩，对官场的弯弯绕绕也有所了解。听了老站长的话，一语点破地说：“他不相信，不表扬，自己也站不住脚，这也是一种腐败，一种害人匪浅的腐败！”

老站长还想再说下去，可抬眼一看，残阳已经沉入西山，不远处的山村冒出了缕缕炊烟，天也起了风，刮得早衰的树叶阵阵落下来。他觉得有点凉，便道：“岩岩，我先回去了。”

岩岩点点头，知他是上了年纪怕着了凉。可他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我



明天想到灾区三槐县看看，你要没事，咱们一块去吧！”

岩岩点头同意，说：“可以。我来后还没去灾区呢，正想去那里。”

老站长走后，岩岩又顺着小河散了一会步，直到天黑，路灯亮了才回去。

2

乡村小道弯弯曲曲。岩岩和老站长一前一后正走着，前边有两株碗口粗的杨树映入他们眼帘，那干瘦的枝条在风中抖动，片片黄叶在空中飞旋，然后又不情愿地落到地上，给人以秋之凄凉的感觉。

他们走近树旁，忽听前边一堵土墙后传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哭声，正想去询问，土墙后走出一位抹着眼泪的老人。岩岩加快脚步截住他，指着那哭声处问道：“哪是怎么了？”

老人拭拭泪，瞅瞅他们，凄怆地说：“死人啦！撇下个四岁的孩子，喝了农药，多可怜啊！”

岩岩心头一震，又问：“喝了农药，为什么？”

“灾情重，没法活啊，死了也好，不受罪，不打饥荒，一了百了。”老人说着扭头走了。

这三槐县今年夏季正准备开镰收麦之时，天久雨不晴，一连下了二十多天，麦子全部淹坏，颗粒无收，许多农民房屋也被淹毁，家当被冲走；秋季又久旱不雨，庄稼全都干死，所以灾情十分严重。虽然中央和省市县的领导都十分关怀受灾农民，拨来大批钱粮和衣物，并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但由于受灾面积太大，总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灾民生活安排不好，常常出现问题。这状况久在本市当记者的老站长十分了解，现在听老人的话后，觉得问题很严重，便提议道：“咱们去看看。”

他们走进死者的家。这是两间旧土坯房。一进门就见到屋里空荡荡的，堂前地上的烂草中躺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脸色手指都现出青紫色，显然是农药中毒所致，身上爬着一个穿着脏旧衣服的小男孩，用小手拍打着妈妈，哭喊着妈妈，可他妈妈一动也不动。旁边一个青年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捂着脸抽泣着，泪水簌簌地落到地上。闻讯赶来的一些男女用凄楚的语言去劝说他们，可越劝他们哭得越痛。岩岩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她看着可怜的小孩，想到他今后没了妈妈的痛苦和悲怆，不由地落下泪来。倒是饱经风霜的老站长能够理智地忍住悲恸，上前慢慢地劝住了他们，然后向他们问明了情况。

死者名叫吴凤英，身旁抱头痛哭的是她的丈夫葛俊明，两位老人是她的公婆。一家五口人，平时生活就紧紧巴巴的，今年遭了大灾，县里按每人每日一斤救济粮发给他们，三个月发一次。可她家领了救济粮后，丈夫得了一场病。丈夫是家里顶梁柱，若有个好歹，不塌了天。没法子，只好卖救济粮请医治疗。经过一番折腾，丈夫的病是好了，可家中粮尽柴缺。公婆年老需要照顾，丈夫病刚好需要保养，小孩瘦弱需要贴补，这一切重担都落在吴凤英身上，粮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上午她下地挖了一筐野菜，到邻居家借来一碗面和着野菜煮煮，给公婆、丈夫各盛一碗，又给儿子盛一碗。小儿子哭叫着不愿吃，她抱着儿子流着泪哄了一会，想到没法活了，就放下儿子去喝了农药。

岩岩听到这里，心情沉重，泪水簌簌地滴下，她抱起孩子，从自己口袋里抱出一张百元钞票塞进他的小手里，放下孩子，用手帕捂着眼睛走了出来。老站长没有走，安慰了他们一番才离去，临走也掏出一百元钱交给死者的公公。

老站长刚走到杨树下，一个青年赶来说道：“老同志，我看你们是好人。可你们光给钱还不行，南葛庄也有青年喝农药自尽的，离这十里远的东田庄还有上吊的，你给得起吗？我看你像是领导，应该把这情况向上级反映，灾情太重了，一点救济粮解决不了问题。”

“我不是领导，是记者。”老站长解释说。

“是记者更应该向上级反映了。”

老站长点点头：“你放心，我们要反映的。”

公路上停着一辆旧伏尔加轿车，这就是他们记者站的采访车。老站长走见岩岩坐在车里仍在落泪，便劝道：“岩岩，不要伤心了，咱们回县里去。”

“我觉得他家太可怜了。”

“死人还不止这个村，你走后，他们还告诉我南葛庄、东田庄都有自寻短见的。”老站长说。

老司机周放仁也边发动车子边说道：“刚才有个过路青年看到咱们车上有新闻采访车的牌子，也走过来问我，你们记者对因灾情重自杀的采访不采访？我问他哪里有自杀的，他说县城南十八里周庄就有。”

“我看这死人的事，咱们要调查一下，写篇内参报上去。”老站长提议道。

岩岩拭拭泪水，同意说：“咱们在这县就多呆上几天。”



回到县里招待所，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来告诉他们：省救灾检查团来了，市委领导也陪同前来，要他们和省市来客一同就餐。岩岩估摸这一喝一吃两个小时下不来，她想在住处看书，然后到街上买些点心来吃，不想去和他们搅和。可老站长说不去不好，县领导会有不同看法。她只好去了。

这顿饭在五个小餐厅中共开了十桌。为了争取检查团回省把灾情汇报重些，给县里多拨些救济粮款，席筵办得很丰盛，山珍海味、美酒香烟应有尽有，而且都是比较高级的。县领导热情地劝酒让菜。酒过三巡，大家又兴致很浓地“哥俩好”、“五魁首”地划起拳来。岩岩不会喝酒，又因想着吴凤英喝农药自杀的惨景，菜也不想吃，可又不好退席，闷闷地坐着，十分无聊。

人们正喝得起劲，不想闯进来一个高个头、圆脑袋的青年。他如癫如狂地怒吼道：“你们不顾灾民死活，只顾大吃大喝，我让你们吃！我让你们喝！”说着两手抬起桌子猛掀，咣唧唧把一个餐桌推倒，杯盘在地上乱滚，接着又连掀了三桌。他掀桌时两眼冒火，愤怒异常，无人敢挡，大家一时都惊呆了。最后还是负责保卫的人员来把他抓住，他才停下，保卫人员拧住他的胳膊拉出了餐厅。他边走边嚎叫道：“你们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筵席被闹得不欢而散。岩岩所在的酒桌也被推掀，她的裤子被泼了菜汤，回到住处赶快换了，就来到老站长住室，问道：“您的衣服也被弄脏了吗？要脏了就换一换，我拿去一起洗洗。”

“还好，我的衣服没弄脏，”老站长说，“岩岩，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岩岩答道：“我觉得他掀得好，给这些食客们当头一棒，看他们还来灾区大吃大喝！”

“唉，现在的检查团多啊，这也检查那也检查，实际上就是搞巡回吃喝。”老站长感慨地说。

“不光吃喝，还搞拿要，这不叫检查团，应叫吃喝拿要团，”岩岩发牢骚说，“现在的领导下来也是这样，先通知让下级准备迎接，下去后前呼后拥地大吃大喝一顿，半醉半醒地听几句汇报，说两句官话，打道回府。这样怎能搞好工作？我真为我们的国家前途担忧。我看要多出一些掀餐桌的人就好了。”

“掀餐桌，有谁敢！一亿人里面也难找一个。”老站长说着又有所悟地，“我看刚才那青年一定是受了大刺激，或许就像下午我们碰到的那样家里有人

自杀，他憋不住了，铤而走险，以泄怨气。”

岩岩点点头。暗想：明天要去了解一下，掌握了情况后设法营救，可别让那青年被判了刑。想了一会儿又道：“老站长，这可是条好新闻啊！咱们能放过吗？”

老站长没有吭声。他扭过头，透过窗户看着外面一棵被灯光映得半明半暗的桂花树，一幕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八十年代初，农村改革的春风刚刚吹拂在祖国大地，大包干责任制刚实行不久，二平县一家农民养了价值一万五千多元的一群猪，被生产队干部以发展资本主义罪名没收。养猪户告到省里，省领导批市县信访办公室前往调查处理。结果是县信访办公室调查后作出决定，赞同生产队干部没收，而且还再罚养猪户五千元，限期交给生产队，以为发展资本主义者戒。《大潮报》领导接到养猪户的反映信后，指派老站长和另一位记者前去采访。他们采访后觉得这种处理太不合理，有碍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施行。可向县里汇报后，县领导却支持县信访办公室的处理决定，异口同声地认为养猪户是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他们以《一个养猪户的遭遇》为题，写了一篇报道。报社编后发表了。不久在上级领导催促下，养猪户的问题解决了，可这却得罪了这个县的领导。他们派出一个县委副书记组成五人告状团，捏造了许多罪名，多次往省委和报社告老站长二人的状，一直告了半年。后来，在报社总编支持下，请求省纪检、宣传部门领导参加，召开了一个双方对质会。老站长二人对这个县所告的问题据理力驳，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他们受到了省纪检、宣传部门领导的严厉批评，这件事才算平息。

老站长想到这里，心中琢磨：那时的报社总编是从编辑部的业务尖子提拔起来的。他们不会编织关系网，非常支持我们编辑、记者的工作。现在的总编是从领导的秘书班子中派来的。官场上的出红入黑道道娴熟，趋利避害却又样样精通，倘因这件事得罪了县委领导，他们去和总编辑以官相交，以利相通，总编辑会出卖我们的，这样就不仅给我们找来很多麻烦，而且下场也可能是可悲的。这样想着他不由扭过脸来，轻轻摇一下头说：“唉！公开报道难啊！问题复杂啊！”

岩岩听后揣摩一会说：“老站长是不是怕报道出去，得罪人？”

老站长解释道：“我怕惹起一些无谓的麻烦，我们赔不起时间。你走出餐厅后，县委刘书记将我喊到一边去，一再要求说这件事牵扯人太多，不要报